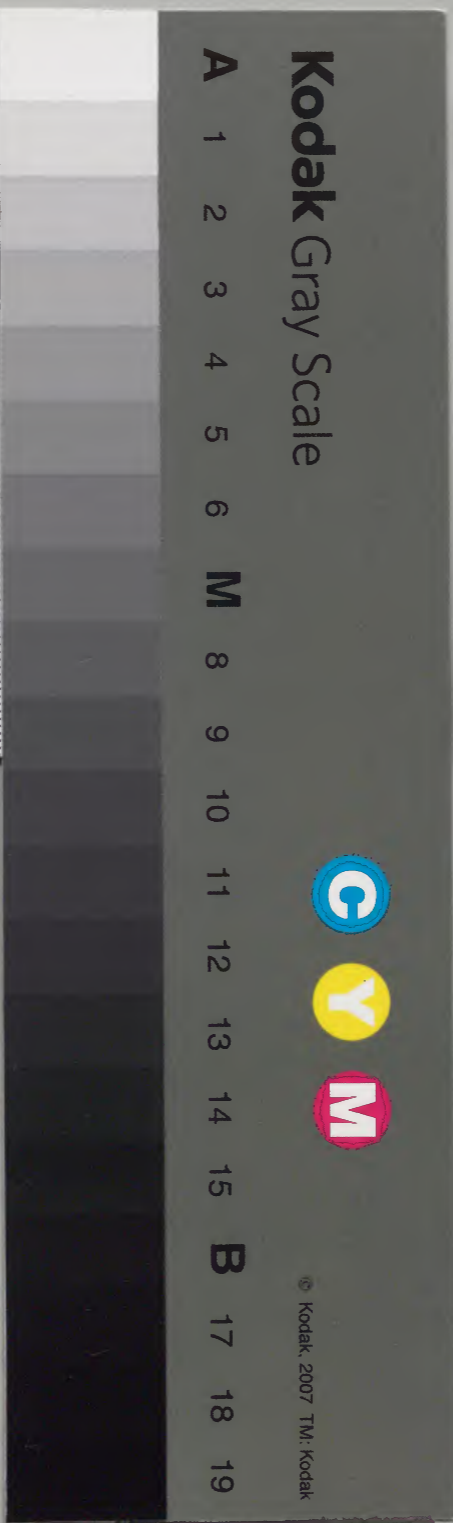


日本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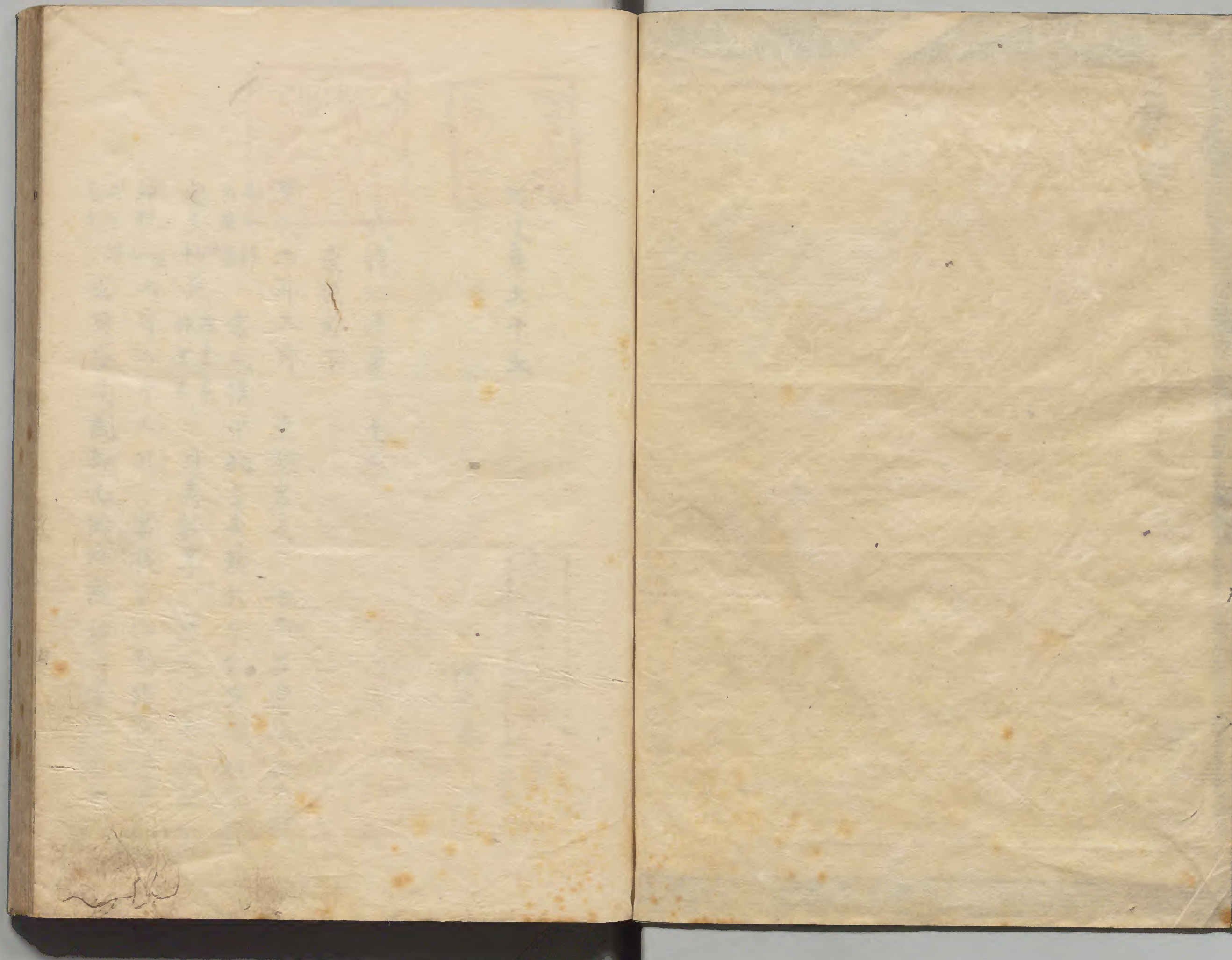
和書門	類	一五九〇	函	二〇〇	架	冊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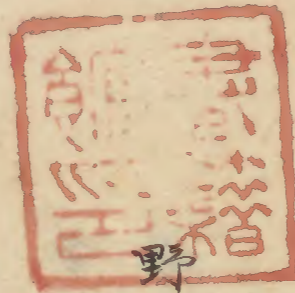
和書	類	一五九〇	冊	二〇〇	架	函
----	---	------	---	-----	---	---

内閣文庫	
番 號	和 15190
冊 數	200 (41)
函 號	139 3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野史卷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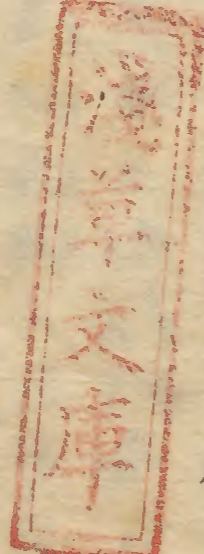


武將列傳第二十二

東照宮下

町田久成獻納之章

源忠彥 修



慶長六年正月 東照宮及 世子台德公在大坂

御年譜 宮見權中納言秀賴於牙城撫之如故哉

洛穂集 旬益帖帖然國史實 二月秀賴享 宮及 世子於千

席院實 三月二十三日 宮徙于伏見修城功竣也

御年譜 逸史 五月安南國都元帥瑞國公上書及方物外

通書引相國 凡外蕃書信往復各載其始者其委悉
寺書翰屏風 後皆做于此是月 濟年譜 作九月 宮命增加京城四外供御
之田及公卿百僚之采邑以田萬石給豐國廟三
千石 言行錄作 附坂本田 三十四百二十餘石于延
曆寺 附坂以下 從山和脚 二萬石于高野山 遂定祠
廟寺院之田以加藤正次板倉勝重為所司代尋正
次坐免勝重專任為 落穂集逸史 〇言 六月命列
侯移大津城於栗津更築予之戶田一西 濟年譜 八
月命修京師銅駝坊第賦役西諸侯亦有内外塚濠
棲櫓天主之設世呼曰二條城 實錄 逸史 定得達蒲生上

杉氏封邑增最上義光堀秀治封位廢讓並有差特
舍佐竹氏未尙焉命義光秀治率南部戶沢本堂村
上溝口等伐會津諸城拒命者悉平之 濟年譜 亦多 逸史
正信請曰景勝雖得宥而其老兼積罪亟石賊願正
典刑以懲將來 宮曰否人各為其主向預賊謀者
奚翹兼續今如戮之列國巨室必多不自安者且示
陋於四方也知其罪而宥之是與天下更始尔未為
先刑汝其体此意正信俯伏曰江海之量非愚臣所
能測也臣謹宣揚德意矣明恩如茲海內孰不感戴
攬淚而出 逸 十月賜復書於安南瑞國公及呂宋國

即巴難至昔高提腰

外蕃通書引
日記往來

十一月五日

宮

還江府遂狩于忍令

世子居正銜自從西城

御年譜逸

史閏十一月江府火十二月

宮狩于岩槻

史初

宮假置奉行職以檢度諸勢令亦多正信內藤清成

為之於是以青山忠成副之皆正稱職

實錄東

浦塞

入貢

舊章錄

初

朝廷以

宮既致泰平欲有征夷

之拜屢諭其旨而謙讓不敢當至是一世皆異其晚

列侯群臣文勸之

宮曰殊拜未為晚矣今四海新

定勞徕方急且功臣諸侯多從封者庶幾懷德士民

未安集即聞殊拜則四海駿奔其勞甚矣

朝旨雖

切乎位年當揣且而受耳以一己之榮遠役天下我

不忍也聞者感服不能力請為媿初毛利氏有石見

上杉氏有佐渡其山皆產白金然其鼓鑄塵已秀

吉徒景勝封自採於佐渡亦不得要領後予之景勝

造削二氏封地 宮使大久保長安領二國抗勢長

安巧思絕人彈力經紀所出頗多是歲石見得黃金

佐渡得黃金名後更增額無幾禁石見出長安又

兼伊豆抗勢遠慶長十一年得黃金白金採於佐渡寧

額以為 宮聽之祥無我命禁伊豆出

舊章錄實

是歲命更造大小金及鈔銀粒銀等制

貨通用並
舊章錄

支那人馮六歸化以善國言始定通辭于馬田昌入

役之碕陽實記引七年正月六日宮陞從一位卿

補任御初諸侯請會全于江府宮固辭不許於是

前田利長不待命而來宮不敢當聞其期處西上

利長至見世子獻遺甚盛世子亦奉酌之武家

史十四日宮至伏見利長亦繼至御年譜三月十

四日宮如大坂明日還伏見御年譜命建松應寺

于岡碕資成烈公冥福也逸五月朔宮朝參二日

親皇太后御年譜六月奏請剪東大寺黃熟香十一

日本多正純往天使右大辨藤原光豐右中辨藤

原總光落穂集實錄御年譜作光長碕府白

交趾商舶至貢虎象孔雀等宮命御虎納其它物

逸長碕之起也元龜庚午年南蛮黑船漂着長碕外

西浦福田交易方物望深江湊而謂是實萬國之最

湊也我自明年必列于此矣相約而去辛未年三月

大村領主合家人友長某為檢吏割地定境遷高末

大村平戶等高買于此地是夏亞媽港黑船兩三艘

載貨物來而後連年重舶來往不絕遂為一大湊云

長碕

○長碕實記云長碕在肥前彼許郡本曰深江浦

又曰瓊許田津深津江又曰玉浦夷人呼曰瓊浦
中古長崎小太郎戶町藤次郎十綿太郎時津浦
上小大夫等避兵亂流落居此地能撫綏土民自
如領主農夫漢樵舉稱曰長崎遂成地名云小太
郎十世孫左馬助無子養有馬直純子為嗣是為
左馬介今按有馬家譜肥前守貴純其子甚左衛門
今按有馬家譜長崎氏祿左馬介
門今按有馬家譜天文中荷大將軍義輝命去長崎
譜名曰純景淪落茲後大村氏代領此地元龜元年南蠻船始
到長崎交賀請後未定長崎為渡津大村理專管
之明年三月理專遣其人友永對馬打量定樹衢

迨天正十五年閏白秀吉伐鴻津氏至博多下令
盡追却耶獲邪徒下法令嚴定互市之制免地稅
八月賜復書於太泥國林隱麟及呂宋國外蕃通書
引日記往
未十月宮至自京師御年譜
迄史十二月至熱田狩于
途遂如伏見御年譜
五代一覽是年初置伏見定番一本
譜畧八
年正月賜復書及物於東蒲塞國王通書引日
記往未二月
三日如大坂五日還伏見迄十二日權大納言藤原
兼勝參議藤原光豐奉策命就拜宮征夷大將軍
遷右大臣為淳和時采兩院別當源氏長者賜牛車
兵仗御年譜
補任落橋集公族以下列侯從官叙任有差置

傳奏司以兼勝充豐補之逸二十五日 宮入朝拜

命列侯群臣多扈從儀衛甚盛 天皇饗醴另之曰

東討西伐以輔予一人凶氣立銷泰平俾基將軍之

勲朕甚嘉焉益敷文武之德昭爾顯祖用為邦家光

宮拜手誓首曰老臣不敏敢奉揚之 天子休命庭

實旅百前志曰獻白金成札而出春秋兩宮及掖庭

妃嬪宗室槐棘以下庶尹百司隸貺各有差分卿牧

伯盡適二条城以賀朝野津之矣言行苑十月十六

日 宮辭右大臣公卿補仕續十一月歸自京師逸

續王代 九年二月下令東海東山北陸三道每里置

一覽

猴初喪乂之久里程無度織田氏特命設猴於其統

內以三十六町為一里樹以松及檟檟子檟全於是

取以為準既而西南亦皆依其法落檟集續三月朔

宮發江府途浴熱海溫泉御年譜設獨吟聯歌會曰波

留乃與迺由米差遠那美能末久良加南猪苗代兼

如附之曰阿計保乃知可久加須武衣能布祿永月

遂如京師逸史續王 八月至自京師御年譜先是

庚子歲 宮謂宗義智曰朝鮮之役因喪撤兵迄今

未結局今固無憾於彼亦不仇我彼若欲求庭余

且聽之然非從我求之卿領此意試詢之義智還國

遣人諷之朝鮮久苦明成兵之橫乃欲托隣交以辭
成於是遣行人孫文或及僧松雲詔對馬請修聘貢
併求種人倭因義智馳人報之 宮允其請且曰義
智且以文或等或作文或松雲
全孝齊三人至京師以待余之往
乃命板倉勝重館之大德寺御年譜續
五代一覽曼歲西諸侯
設邸于江府尋皆寘祭藤堂高虎倡其義相良長每
首其事也史逸十年正月 宮如京師御年譜
落稿集二月召
見朝鮮孫文或及松雲戒期下令諸道拔朝鮮俘虜
對州地多不毛義智取給於肥前別邑二萬石於是
益以肥前田二千石以賞其勞且諭曰 世子朝參

期在近該韓人使觀其儀衛又曰貢使之末卿致之
江府特 宮將老故有諷命舊章錄殊
号事略四月朔上表
致吏史逸十六日 天皇優詔許之公卿補
任實錄寵教渥異
勅以左大臣就第固辭不受史逸是日称号大御所王續
代一九月 宮發京師途狩于栢葉山十月還江府
御年譜逸史十一月狩于忍及河越御年府口逸史
作河越鴻棠是月
始定書院番隊舊章錄十一年三月更經營江戶城藤
堂高虎為準繩司列侯勸其役御年譜續
五代一覽是月 宮
如京師特狩老於駿府因留四日相地而行御年譜
逸史
七月先是 以 皇宮規小建議展之於是令列侯助

彼淨光公子秀康董其事并移公卿館第以宏諸宮
改築周垣使列侯鐫名砌石以詔永世御年譜九月
賜書於暹羅國王及占城國王求奇楠香及銃炮二
國尋入貢通書引十月至自京師續五代十一
月初自足利氏管山東而來多用永樂錢先慶長甲
辰年正月命以魏錢四換永錢一於是命大久保忠
鄰本多正信禁永樂錢專用魏錢草廬筆談北是月
將于河越御年譜十二月賜書及朱章於田彈國王通
引日記十二月往來宮有疾困而寤遠近流言相
驚二月命令申樂四部舞于殿庭大設句欄 宮暨

台德公率群臣疾庶臣蒞之使士民縱觀執言乃已逸
二十九日 宮發江府途狩于中原數日三月入駿
府御年譜令本多正純為駿府執事逸五月宗義智携
朝鮮使呂祐吉慶暹丁好寬至駿府御年譜七月
駿府城成十月 宮如江府以駿府城成撤江府西
城府藏黃金三萬枚白金三百萬兩魏 台德公御
御年譜十一月狩于浦和忍河越御年譜十二月至自狩
逸十二月二十二日駿府後房遺火新城皆燼唯取室
刀二櫃其奇宝白雲壺獅子笛等皆燬矣 宮亦諸
公子女諸姬館於本多正純傳令諸侯勿來言御年譜

行錄十三年正月再城駿府擇材于伊豆紀伊諸山
逸史使四方諸侯助役大坂令織田賴長奉賀正御年
史將于田中御年三月十一日駿府城成徙焉御年
一覽代五月伊斯把尔亞所置呂宋守護堂年呂知里御年
許天比適伊呂上書通書引八月台德公到駿
府賀新築 天皇發使慶以金帛右大臣秀賴亦使
人奉賀諸侯相繼至駿府賀焉逸 宮狝于岩槻逐
如江府逸是月賜朱章於延曆寺定禁制六條御年
十二月 宮至自江府逸是歲 宮開經筵以林道
春為講師言行錄十四年正月 宮如尾張次清湏

相城地御年譜大坂欲修方廣寺復鑄金人其度如
舊初秀志鑄黃金造大法馬數十以備不虞一馬當
銀金一千枚於是多鑄為幣以資用度西諸侯亦往
漕穀以助役淀君發內使如江府因崇源夫人請
曰右府欲紹先志再興治功又加以棟宇之設經費
廣濶在今非易辦願藉手以濟事 台德公遺本多
正信如尾張以告焉 宮作色曰淀子婦人右府少
壯未足多咎以汝老成猶且不曉事對迺公為是言
者獨何與正信慙然蒲伏乃徐曰汝其審思之東大
寺 聖武帝所起其嬰兵燹也僧皇源夢緣再造時

鎌倉方興初無所于預 初額猶然矧方廣寺豐臣
氏所營孺子繼述其家事耳宰天下者又何與焉且
也不惟方廣為然凡天下古刹名祠係官之修造者
亦且在所斟酌量裁抑胡必每請輒聽為其新建者皆
當禁絕古來無用之土木大嘉國家所可深戒也幕
下乃謝大坂使者遂与宿臣議其宜著為永制逸二
月至自尾張御年譜 逸史四月駿府城庭有人曰技無指
弊衣亂髮取青珪食之就詢其所由未指天而不言
或謂殺之 宮曰勿殺乃命放之郊不知其所往御
議言 行錄七月賜朱章於阿瑪港通書引 日記西諸侯頃年以

武備相競往々修城隍造戰艦 宮聞而弗擇是年
八月下令禁之藉沒其巨艦遂著為令逸紅毛入貢
書通引 異國日記先是天正壬午歲右府信長舉舊典改造
伊勢而皇太神宮以事屬前代既愆二十年改造之
期 宮聞之乃下令於伊勢給教營之九月鳩功遂
定為永制逸十月 宮賜書於紅毛加比丹許每歲
商舶交易于平戶實錄通書引 廢長寺錄狩于善德寺十一月
宮有疾自三鴻還駿府御年譜是月 宮命有馬晴信
燔棄船於長崎港御年譜 長崎夜話十五年正月蒐于田中
復蒐于田中及中泉御年譜 逸史二月至自蒐御年譜三月

福鳴正則池田輝政淺野幸長等畢條山功命助役
於名護屋正則私輝政曰頻年土木財力俱困雖然
駿武公莫我不敢辭今以私役復屬群藩非吾所知
也公之親密盡為吾輩緩頰輝政嘿然 宮闈而使
謂之曰友邦勸役者其亟就國修乃壘濠乃池總臥
軒牖以待我旗鼓之至正則大怖亦請侯促期董督
焉言行錄 七月朔 宮闈于瀨名川言行錄 是月 宮
賜朱章於廣東高船曰廣東府高船到我邦雖何處
鳴浦任高主意可市易品物若有其賊則因其懇
刑戮之邦人莫違失焉通書引長 十月九日駿府城

厨火 宮如江府言行錄 將于途二十一日入江府
十一月發江府復政于途十二月十日至自江府言行錄
賜朱章於明人周性如曰應天府周性如高船入
吉邦者雖着定津浦護衛送之長崎尔邦人須辦知
焉如犯者處刑茂收赦先是周性如到駿府批謂長
谷川廣智林道春价焉是時本多正純送書於福建
道總督軍務都察院都御史欲索勘合之符附之性
如彼猶狐疑猶豫而弗報勘合亦不成而南京福建
高船每歲詣長崎者自此多廣智亦送書於福建道
總督陳子貞永得勘合交質貴久記通書 是歲阿媽
引長崎日記

港人未亦多正純承命答書其主實錄貴久記十六年正月
宮薨于榛原郡御年譜二月薨于中泉逸史三月如
京師勅 朝廷欲待 宮以太政大臣賜菊章使人
喻旨固辭曰則闕之官非老臣可濫菊記号既錫足
利則非特恩之榮老臣乃葵章足矣若錄微勲伏冀
追贈之典得及泉壤於是策贈宗祖大炊助義重鎮
守府將軍從四位下考成烈公廣忠從二位權大納
言御年譜畧參松傳口野史以按從二位或作四月
正一位又從二位今從嘉永元年冬宣命寫
十二日 宮朝參多觀儀御年譜命諸侯上載書其
一曰從鎌倉右幕下以還若幕府世法制欽奉之以

考得失江府命令美一達庚二曰若背法違令各國
送美隱匿三曰各國士卒有告反逆殺人者莫皆扶
持焉御年譜二十八月至自京師御年譜七月亦多
正純復書於阿媽港知府通書引羅八月 宮登淺
間嶽架的于二町外縱巨銃射之三發而三中尋狩
于淺畑御年譜九月 宮賜書於山和國通書引羅十
月狩于相模逸史遂如江府狩于戶田河越御年譜十
一月狩于忍十三日至河越 召德公亦從 宮遣
土井利勝成瀬正成高訪太祖義重墟於新田為置大
光院御年譜二十三日至自狩御年譜是月召見

明人因其所請賜朱章曰交賀地限長崎等通書引
宮見天下無時欲乞民休息以時屬草秣深留意民
事攷、弗急首夏嘗遊詔左右曰今茲麥稼甚實等
等知其驗與金曰否 宮因指示曰穗皆蟻旋此
為其符粒稠密而肥充不得不旋也方春又嘗出謂
衆曰客歲豐稔可喜今所在幼孩嬉遊者皆肥沃是
其毋免糠覈得乳汁美且多也又芋困往、未撒是
民食有餘也蓋細民田向貯薄鵝塗以葦泥以備及
麥之食名曰芋困其語微變賤况大率此類也逸十
七年正月菟于參河遠江遂如尾張二月六日歸自

尾張御年譜 逸史 屢購求遺典獲續日本紀保曆間記東

鑑等書於是命林道中拔其異全又數召道春咨經
旨親論一貫中和經權等義及覆弗措時春秋既高
識者以為懿戒之遺逸六月 宮賜復書於新伊斯
把尔亞國王是月土和國雷羅令所德大奧六及土
和國弥格兒幾獲沙庇蒙德兒天川港知府事文會
華珠等上書通書引 八月漢于瀨名川御年譜 引見呂
宋國使者於駿府先是呂宋國虞文勝律師宣系厘
猫上復書及方物通書引 九月賜復書及物於伊
沙羅諱羅國王先是彼奉使上書及土物故引見使

者賜書及朱章通書引是月明商人鄭芝龍歸化

宮召見推伯外事館之長碇史十月先是紅毛獻書

及方物至是賜復書曰遠書到來再三披閱殊領教

般之方物惠意不淺弥不渝前契年之商船往來則

縱隔萬里重濤之險實成四海一家之思者必矣通書

引令條長碇十月如江府遂狩于忍御年譜十二月

狩于岩槻史十月如江府遂狩于忍御年譜十二月

田中御年譜一本九月宮遊改遂如江府御年譜

十月狩于忍遂狩于岩槻越谷茗西大獲二十九日

入江府十二月三日發江府六日狩于中原狩館于

小田原本多正信正純父子忌憚上輩變中原曰忠

鄰圖不軌宮遠回駕於江府御年譜二十四日狩

于越谷河越十八日入江府御年譜十九年正月二十

九日至自江府沿道嚴設兵衛御年譜三月宮老

益事學下令大購天下遺書於是秘典奇籍往々而

出府庫之藏至數千篇尋親擇二程全書朱子文集

朱子詔類東萊集南軒集大學衍義晉書玉海李白

集等二十部使林道春奉以往江府東府庫所缺也

權大納言藤原宣季致金沢文庫所傳律令殘篇于

駿府使前權大納言藤原輝資亦致侍中群要鈔十

卷故實鈔七卷共全沃文庫遺本也

東遷基業

宮又深

憂世之久歷喪亂孔樂南壤教業蕪蕪百氏九流衆
技雜工以至淳屠外說之類舉不如古乃悉心採訪
札命文武諸臣凡成一家名一藝者莫不勞徠喻天
下諸寺各修其所宗屢召聽其說於是會諸練典故
者大修 朝廷舊章批國史廷喜式洎覓觀政要群
書治要等書雜取秘庫及故家圖書以損益焉書就
獻之京師 舊史逸書名藏在秘庫今無所考 並定江府及列國縣邑
制度而施行焉又召緇素通文事者數十人親試以
為政以德頌及寶樹多華果頌遂致其人于江府

台德公亦試草尚之風必樞賦是法任法位頌海內
駸々興於文教逸權中納言藤原為滿到駿府 宮
將受古今集秘說林道春夕 宮語及之曰汝於三
秘有所聞欬荅曰播紳家之說臣未之前聞也然以
臣所習不過云々耳既而果尔異日為滿侍坐 宮
尚曰人丸斐迹何書可考為滿曰人丸詞仙其蹟神
幽後世亡傳 宮顧尚道春曰汝以奚若道春曰萬
葉集有人丸四人其一為詞仙雖迹不顯著而散見
於諸書未為神樹乃靈之言之 駿府記 四月二十一
日權大納言藤原兼勝為天使如江府還是日過駿

府諭中旨令納公孫女備中宮 宮拜命又諭以大
政大臣准三后之拜固辭不受前田利長以大坂誘
書獻于駿府逸七月權大納言藤原雅庸權中納言
藤原為滿講古今集於駿府城一本續王
代一覽
○御年譜云中納言飛鳥井雅庸講源氏物語是
日御大佛殿鐘銘有弗祥之文 宮怒焉
先是方廣寺成大坂令東福寺僧清韓作方廣寺鐘
銘其文分載 宮諱字序引亦觸忌諱 銘曰國家安
康引曰業上
大執伽業中
款和互為主伴 及成繼素整之以為呪詛故吏官寺
上梁榜記緣主及各妾官都匠姓名方廣寺之宮

宮發監使土人及上梁令清韓書榜大野治長等皆
曰東使微者也都匠亦有為誠清韓並不載為至是
宮召鐘銘及上梁文令道春及天海等會議會曰大
坂反側日久意實并可測乃馳駟命所司代板倉勝
重詰其文意且停廢期二十九日勝重傳命於片桐
且元停儀且元令清韓馳至駿府謝且解免 宮命
狗清韓令板倉重昌適末師咨詢土利已下僧多依
違作卷或獻狀證其詛誑君使且元弟貞隆大野治
長來謝皆畏懼次鞠不俟命重昌反命都匠中井正
次為諸名寺上梁榜以獻皆如故吏而大坂招客繕

兵之聲聞亦日至 宮益弗憚因清韓于京師逸八
月 宮命金地院僧以心鑄祥大藏一覽諱十九
日令貞隆治長還特召且元詰尙且元陳銘詞偶也
盡言明秀賴不預知流君復使姆大藏尼正深來二
媼宿府下七軒街因正純及局阿茶以聞 宮召見
二媼曰秀賴既為余孫女婿流君亦我嫡婦之姊何
以有異謀但艾臣生鬻流言相煽以至完聚修兵聚
逆既不可掩矣秀賴宜親賢遠佞逐客戢甲明無它
志於遠逆以為無疆之休汝等歸而善言之固慰諭
再三不復及詎獄逸

○東遷基業載二媼見 宮尙秀賴及夫人淀君
安否曰淀氏稍老矣乃賜食二媼曰鐘銘上梁文
韓長老有過聞穢色不德秀賴母氏夫人酷憂焉
宮曰無痛耳其宅不異前時二媼大悅請歸上
宮曰汝等到于此且赴江府訪尙而歸乃可矣命
賜馭站二媼往江府云
九月正純及天海到且元高鞠子德願寺說三事且
元察其不可以罷私諾也日徙寓于駿府安栖宅九
日召見且元逸史作且元及二媼詰尙申理再三而聽
之賜版及暇且元罹恙未發以与正信有姻故群侯

或慰問 宮亦訪病賜藥十三日起程基業○逸史
暹賜金 帛遺帛

○御年譜云九月九日 宮召見且元曰秀賴明

布腹心則余亦矣為珠之然則人亦不得向然

紅毛至駿府獻方物及生虎二頭通書十月朔 宮

不諸公子觀申樂會京師飛報至曰大坂兵端既啟

命撤樂遂議西討使 台德公下教諸道召兵大坂

集伊達正宗縛大坂使者送江府鳴津家久卻大坂

使者以告駿府諸藩亦往 逐使者上變逸史○大

宗進却使者和久 板倉勝重与伏見處守杉平定勝

半左衛門内而備焉

議置関于淀樟葉以絕行旅嚴禁水陸運輸益報声

息逸史四日且元奔使者末翹雜波軍 宮乃下令戒

嚴以藤堂高虎為先鋒 宮親將中軍東道諸侯皆

從 台德公督関内八州及奥羽諸侯繼之并伊直

孝撰軍而從公不志禪為江府処守蒲生忠郷最上

家親身平家昌副之又喻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

嘉明留護東府各遣其子弟出師于國御年譜十一

日 宮出師落穗集大坂奔亡命數十人扮為行者

入京師欲疾 宮至大坂藝二條城又募刺客潛匿

京師以狙虛勝重隨摘奔之分曹逐捕皆伏誅難波

軍記

逸二十三 日 宮至京師 德川記落穗集。公孫忠
直將兵二萬前田利常將兵三萬會師于京師是日
台德公作土軍以發步騎都二十萬 大坂紀 逸史 二十四
日 朝廷使權大納言藤原兼勝藤原實條來慰勞
逸二十五 日 宮召高虎等按圖議戰備授諸將方
略下令嚴禁焚掠又召片桐且元又命林道春僧崇
傳及五利諸僧菟求公卿庶子記籍開局騰抄傳令
曰今日秘而不泄者皆廢為故昏異日不得以為証
左遺書於是多出焉 宮又上奏具書目請假御府
秘典 上皇大喜狀類聚國史類聚三代格古詔拾

遺神皇系圖年代畧等教篇授之 逸二十九 日高虎
直孝南下十一月二日高虎進次小山忠直及本多
忠政繼之高虎遣人探視平野三日乃入平野進兵
於大仙陵 大坂紀 逸史 板倉重政等和部陣于住吉北四
日淺野長晟陣于勝向 大坂紀 松平忠明陣于飯盛池
田利隆松平忠雄抵神崎川 逸史 十日 台德公至伏
見師總土十萬不留寸地 御年譜 逸史 十五日 宮發京
師而入南都 御年譜 落穗集 十七日昧爽 京發法隆寺下
令諸軍帶甲僧崇傳道春与菴亦皆甲而出 宮莞
尔曰余麾下亦有法師武者三人 落穗集 進營于住吉

台德公于平野御年譜佐竹義宣上杉景勝堀尾吉晴本多忠朝等自鶴野口台德公自天王寺口前田利常對真田郭忠直師繼之直孝高虎及和部備次之公子義直賴宣陣于住吉營前麾下及諸侯列陣于今宮茶臼山淺野長晟松平忠雄蜂須賀至鎮鍋嶋勝茂等自今宮口仔達正宗夾今宮路小出金森列其東池田利隆松平忠繼赤忠政等自北中鳴神崎口京極忠高片桐且元等自京路枚方口將入備前嶋九鬼守隆等陣于傳法渡口列軍艦大坂記十八日宮松天王寺台德公會焉十九日亦會議

于住吉大坂記秀是日大坂記作改茶臼山名勝山命賦諸部隊仕宮進騎于玉造黑川點檢城郭衆請從本多正信制止時宮着裸色襦鷹羽為章而不甲城中望之縱銃猶前迴越前隊頭而還行宮德集大坂記宮以諸侯悉會無一人應城中者度其必悔又以天漸寒樹土衆艱苦欲議和弭兵二十一日令本多正純差人入城言之城中依違以答大坂記穢多崎最近城際宮暨台德公羅騎到于此命銃手射城中二亦連發宮單騎轉旋湟陰銃矢雨注正純白曰連銃無隙請扣轡宮晒曰正甲銃亦

不中無以為念大坂或夜有一卒至住吉彷徨軍內
詰之乃曰欲適藤堂氏失道至此軍吏執以獻齋秀
賴與高虎書言內應之策予甚嘉焉若有殊功增封
如約卒亦曰凡豐家之舊以向使饋獻送款者甚多
宮晒曰茲豈淺謀不足道也召高虎賜卒及其書令
拷治焉一鞠即承遂斷其十指黥額曰秀賴放還之
城中又多發向使詣諸房苦或誘或向諸陣皆執以
獻焉德川記二十四日正純受命遣使於織田有樂
大野治長荅使未嘗正信視之以城中所寄諸侯書
簡勸講和二人對謂壞外郭樓櫓正純曰外郭莫論

陪信之訛

破二三郭而和平矣大坂記二十五日 宮抵茶臼
山諸侯陪從 宮所騎駝向城而嘶高虎曰佳兆也
宮巡騎三四回而曰老且勇高虎曰否益壯也落穗集
二十六日上杉景勝佐竹義宣破鷓野堤柵德川記
記 片桐且元軍備前嶋 台德公抵銃手隸之奈大
憤多壞城壘城兵懼不復出逸二十八日 朝廷使
權大納言藤原兼勝藤原實條至行營慰勞焉御年譜
記 是日下命增加諸軍糧米每日三十萬口充一
千五百斛粳米及遠境兵陪焉秀賴事記二十九日
蜂須賀至鎮拔博勞淵獲首級石川忠總九鬼守隆

等夜襲福嶋獲首虜

秀賴事記 難波軍記

十二月朔西諸侯師

益進迫檣港

宮下令曰不顧死而進非兵所貴諸

軍其必設柵而發銃勢毋使士卒有死傷使番馳驚

布令萬眾感戴

逸宮以圍已合復使人構織田有

樂書於本多正純卷以秀賴弗從命強之又輯諸侯

所獻其向使之書不之以絕其意

秀賴事記 逸史 初

宮欲

移行營相茶臼山營之

台德公亦營于岡山綴以

十餘營於是爭成

大坂記 逸史

六日徙營于茶臼山

德公徙于岡山

德川記 大坂記

口按 尚年

毛利秀就

福島正勝受命以沙囊截淀水于長柄壅大和川于

島飼數日而外湟皆涸諸軍益投沙囊及葦竹屋材

湟上設竹盾布鐵櫛所在築土山起堙楯俯瞰城中

一一往一而坐

宮布令諸軍四面發銃鼓譟者

三夜各三次城中震駭民皆荷擔避入內城皇皆蹂

躪或墜湟中死者數百人將士奔走不得歇息又令

諸軍射書城中曰降者有賞於是人人危疑

難波軍記 逸史

台德公以圍已逼請四面齊登者三

宮不許輒曰

事則可逞獨奈彼是多損人何

逸十日使賈人克次

往行成秀賴相議決遂令人因本多正信成言

宮

出約曰秀賴能悔過創艾自新則余与更始無復芥

帶凡群臣諸亡命在固城之中者悉從寬典一無所
向秀賴其撤外壘填固池以烟無宅志不則且避城
徙於郡山城中未報難波軍記十一日會礮夫鑿地道
又多造雲梯領之諸軍趨宮暨台德公親巡師
者屢落德集十二日復巡至天滿秀賴事記十四日局
阿茶至自京師秀賴事記十九日秀賴報曰撤壘填
池謹聽命矣但群下甚衆廩祿不給願益以土田
宮作色曰諸亡命仇我、不加頸戮一切舍之恩亦
洪矣又今矣而藉衣兵齎盜糧乎吉備術士或言明
年乙卯秀賴本命所利故彼欲遷延以逆吉耳遂逐

使者及捕使者復至曰願避城徙封請以阿讚豫易
攝河泉宮曰易以房及二德浪君不欲東和議中
止難波軍記十七日天皇使權大納言藤原兼勝藤
原實休復來詔曰將軍老矣雖克壯其猶乎銜冒風
雲久蒞戎克非其所宜予一人以憂其姑為之備回
軫京師以將息宮拜首誓手曰謹拜宸眷之辱抑
臣老於行徇慣歷寒暑汗馬之役徇職所分不足以
勞聖慮且群藩探甲萬衆暴露老臣不忍獨逸也二
卿因和之曰上南和議新敗欲詔諭秀賴使聽命
何如宮辭曰無所辱膚肯也何者天威咫尺秀賴

惶恐奉詔則可萬一昏迷不察有所違拒上損皇威
下陷大逆義當誅夷殄滅而後已非老臣待秀賴之
心也秀賴事記大坂記逸史十八日淀君登天守樓會大憤中
樓侍兒麤粉震怖而降處議媾和難波軍記逸史先是
遣局阿茶適京師邀京極氏母常光院是日常光院
入城曉諭以待秀賴與宅常光院見淀君具言之淀
君喜懼交集即与秀賴拜命德川記大坂記初宮之出師
也以阿茶自隨衆異之於是僉信其和好免秀賴之
素意也 台德公聞和議復起不懌謂左右曰諸侯
畢會精兵百萬摩壘而陣旗鼓晨動城池夕夷今舍

必勝之算以紆不測之夜非所以答天下也遂使土
井利勝到茶臼山請戰 宮答曰古人不侮寡弱良
將不戰而勝 右府請枉見從逸史十九日常光院反
命大坂記落穂集二十日復使常光院与阿茶而往定約如
初命秀賴即日修使幣奉約于茶臼山 宮使光次
責有樂治長任子織田尚長大野治德出質初出其
少子光次作色曰臨此大節何切弱之用是輕使命
也固執不退乃出治德其長子也 宮壯光次曰有
士人之風矣是日内外傳矢丸御年譜秀賴事記二十二日
秀賴使木村重成出蒞載書 宮使板倉重昌入蒞

載書 御年譜大坂記落德集○德川記作二十三日
諸軍撤圍是日鴻津家久及二豐二茲諸侯率兵師
抵室津及兵庫津 宮命罷之遂奪夫卒填夷澳壘
列侯爭役受彼亦多正純成瀨正成安藤直次董之
諸大二十四日有樂治長詣茶臼山拜成秀賴事記
是夜 宮處旋駕于京師德川記落德集○大坂記
土日有樂治長及七隊將詣岡山拜成秀賴事記
賜暇仔達正宗耳詰藤堂高虎曰乘此弊拔牙城矣
台德公制之難波林道春等所校諸書謄為三本功
畢上之 宮獻一本納之於秘府置二本于駿江西

府朝野秘書舊吏記古吏記文德實錄三代實錄
日本紀日本後記續日本紀日本後記以下江家次
第日次記內裡式山槐記西宮記明月記類聚三代
格三代格從管家文粹秀賴事記等數十篇於受乎
傳為秀賴事記二十八日朝參 天皇 上皇慰藉甚
至 宮見闕白藤原信尚曰 禁例舊儀前日修舉
未盡者請按舊典秘籍以補其闕漏焉秀賴事記二
十九日 朝廷使傳奏司宣事目未與白馬踏歌諸
節會及釐正祿爵之制 宮答曰道有崇替古今異
亘老臣凱旋之後當替典改乘衆議損益草定以奏

請為異日卒審定其制以上著為永制秀賴事記元
和元年正月 宮在二條城所年譜三日振旅發京
師而次岡崎以聽大坂勅息所年譜十九日途狩于
吉良二月四日狩于中泉淹留六日所年譜十四日歸
駿府○難波早記作正月三日奈京師次岡崎及吉
三月大坂使青木一重及常光院姆大藏尼正榮未
拜成且告曰為葦之後田里凋殘饑荒且臻無以穩
群下賴熟圖之以全好盟時公子義直將娶于淺野
氏 宮乃曰尾州婚期在近余且往山東婦女不習
礼節而等往相議婚畢則親西上以處其且使者乃

如尾張落穗集逸史難波軍記大坂舉兵而反秀賴
難波軍記一重或作伊東長實十五日 宮聞報曰烏合
之衆多則易潰不足郵也乃下令募嚴召兵諸道
台德公亦戒師期處分皆依前規但公子忠輝不喜
處守於是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皆請從許之逸京
師訛言大坂發普火京師以為戰地緇素整士民
騷亂運資財於慶左鞍馬比叡或恣輸禁餉
仙院上下鼎沸所司代板倉勝重以告乃使井伊直
孝奉多忠朝政松平忠明率兵上江勢濃諸部出東寺
藤堂高虎屯淀以護衛京師訛言乃止秀賴事 宮
記逸史

審命林道春監造銅材治宗既成乃首印群書治要
頒賜諸藩史四月四日 宮發駿府御年譜九日至名
護屋召大坂使者曰余聞秀賴復聚兵將攻京師
盟血未乾何失信天下之如此余當觀兵京畿以尙
其罪遂遣常光院如大坂再喻以弭兵留一重及大
藏正采于京師逸十日 台德公出師落德集十五
日御年譜作 宮發名護屋難波軍十八日 宮至京
師御年譜常光院以大坂不聽命未報於是復使
賈人克次如大坂行成亦不應因下令畿甸應大坂
募者悉收其孳帰服者宥之逸二十一日 台德公

至伏見落德集難 是日 台德公到二條見 宮曰
以二十八日發矣乃使高虎議曰埃賀越與羽之軍
到而發乎 宮曰今當敵城不完余意禦戰于郊外
必矣敵雖幾千萬於郊野之戰一舉可殲也 公還
伏見明日復來請延期 宮曰前言不達莫論多寡
余已耄矣請任焉 公曰太公為前軍自為後拒奈
天下後世之嘲何強請弗聽而顧正信曰余以此戰
為宅事正信曰兩公之論俗云注水論臣考舊規以
走為尙其故荅曰速敵者為先乃故事 宮曰汝能
識故吏乃決議落德集

○鶴頭夜話云大坂夏陣起 宮到京師 公未
到 宮志曰年壯而後老脚莫論而已左右懼馳
人促駕 公到吉田御報与左右兼行馳到御之
宮作色曰將軍胡為不并弓箭之道未可托國家
重任彼倘爾余不憚矣不謂予太公老耄言已信
寂何為得侵輦轂矣師馬另則亦難戰何急之用
矣是則將帥之言也爾予不憚馳驅兼行難矣哉
指揮萬衆

諸道群衆地不避遠者相繼而至兵纔十五萬乃令
石川忠總守高槻池田利隆松平忠雄也尼崎山陽

山陰二道兵自神崎諸津入南海道兵自和泉路入
公不忠輝為大和口總督仙臺及和勢濃諸部皆隸
焉上杉景勝留護京師次男山二十三日復遣常光
院喻大坂曰秀賴即全好權徒郡山七年余當修治
漸量安輯居民以復舊封縱大藏正榮從歸共言之
特拘青木一重 落穂集難 二十四日常光院及命曰
秀賴憤々女兄子諸臣辞成 落穂集 乃命先鋒高虎
直孝進兵二十六日高虎奮自淀到于湏奈敵以一
支兵守佐 太堂 高虎夜掩擊之 敵以而下 直孝繼之自
伏見柙京康勝本多忠朝自竹田皆奮而入河内路

大坂記 初大坂募敢死士數十人潛入京師欲誤駕

落穂集 禁衛及二條城是日有人殺鈴木左馬助獲

大坂謀狀 逸史作獲 所司代勝重糾向悉逮捕其黨

下獄 言因停行期 大坂記難 二十八日淺野長晟

與城兵戰于櫻井不出吉英金森重賴援之遂擊破

之難 波軍 五月五日 宮 台德公發京師 德川記

記 口大坂記 宮下令諸軍羸三日糧親命厨人松

下常慶白紫土升紅鼻膽一頭酒怡茶鹽漿致共一

櫃以自隨固禁度羞 大坂記武 是日抵星田 所年譜

六日水野勝成及伊達正宗臣片倉景綱等与城禰

將後藤氏房薄田兼相等戰于道明寺直孝高虎与

長曾我部盛親木村重成戰于八尾若江連戰皆克

德川記若江合 戰聞書逸史

○竊草云先是城中遁逃者多東軍捕之 宮召

向城中穀倉虛實兵賦多寡乃命記室備載之又

向有鬻餅者否且其大小強柔而索城中糧穀不

多剝髮而追却之連兵歸城以語人氏房聞之曰

太公審向至餅強柔必死之戰難成矣嗚呼

宮及 台德公至平岡命利常忠直曰明日代高虎

直孝為先鋒又令石川忠總及京極高次高知取片

麟恐麟之祀

原町而薄京橋口大坂記是宵正純咨詢明夜宿營
處逸史宮曰茶臼山落穂集七日城兵出郊布陣下命傳
師於城際忠直師二萬當茶臼山本多忠政松平忠
明自其西而進利常師三萬當岡山本多康紀康俊
遠藤常利等自其東進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淺野
長重秋田實季真田信吉等當天王寺酒井家次榊
原康勝松平康重相垣重輝等繼之列侯諸將麟次
而進永井直勝安藤直次受命傳令於諸部 宮及
台德公敦陣整旅以繼焉時 宮不曹正信亦然回
從之所選大坂日記諸部與城兵相睨 宮使本多正重米

倉糧繼嚴制接戰傳令各下騎韋馬於後徐々而進
使板倉重昌以達 台德公遣使召公子義直賴宣
諸將疑危或請戰水野勝成亦曰日已禺中請戰再
回弗聽乃發千塚御選大坂日記此至道明寺使番教
馳請戰於是 宮舍駕而騎唯碧紵衣懸黃襦左右
上冑叱曰而何知時義直賴宣為後軍使傳謂曰速
進兵大戰期已迫若等與觀焉大坂日記 宮抵平
野 台德公到相見而 公對岡山 宮向茶臼山
時已下刻大坂日記嘗傳令於諸部以日午為戰期
諸隊悉列部伍等進忠直利常自首交鋒忠朝秀政

子毛利勝永戰于天王寺諸軍競進不留寸地城兵亦殊死披猖志朝秀政皆死軍頗沮城兵棄機望中旂而進利常見之馳驅擊敵高虎直孝亦繼至黃塵蔽空喊聲動地迭爭首功短兵相接長技或不得施僵尸枕藉原野朱殷彼此混淆或不相辨阿部正次呼曰我兵銜暑涉遠面塗黑甲垢污城兵批城避明面清白甲鮮麗是可以物色矣乃進擊三人部衆爭擊驟得首數十級武德大成記有逆兵犯台德公中軍公乘麾揮左右斬之宮麾下亦相擊而接德川記秀宮中訛言城中有反宮羅騎而親叱定之賴史記

者軍散亂潰走追北逐薄城斬首一萬五千級德川記難波軍記○元寬日記云斬首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九宮進至茶臼山路旁小舍火起左右遽驚會銃發麾下益騷擾師多自城方乘衆疑懼植村家政赴之其族家雄申曰我師也命捕縱銃者而赦之元寬日記台德公傳前有戰進中軍到庚申壘前隊俄然崩擾初正純及松平正綱秋元泰朝先進從卒入空舍見有硯匣迭奪之發銃相批是以衆謂有敵騷擾或爭欲把槍馳回者數百人公曰臨走急遽求槍其佩刀抑為何之用乎衆不聞騷走或見求槍者以為仇也驚愕奔亂時左右屬者

僅三四人湏臾而定至茶臼山初騷擾中有單騎而
進馬前者或呼曰敵尙者呼謂未使衆固之騎者突
左右遂遁去板倉重昌巡騎制止而定大舍大是日
未刻城中火起忠直旗幟先衆棄城宮望之未安
召殮飯而出見橘章旗登壁喜色溢面落穗台德
公入茶臼山賀捷宮據胡床領曰勝算如意其亟
還行營以戒不虞忠直入見宮執其手賞曰真余
之孫也德川記忠輝入見正純啟之宮側見不應
強令進見宮曰今日若美為矣乎顧其臣花井義
雄曰逋亡在界路上意總麾下擊之所日列侯群臣

賀者麿至畠山入菴入賀宮執其手曰入菴又得
勝矣駿府政事錄大野治長令人來請曰弊邑不恭
再抗大命昏迷弗悟以至今日尚賴君之寵靈萬分
之一子母二人得減死則隸臣治長以下萬死唯命
或自刑以頸天誅亦唯命群臣之願也會日暮命拘
使者遣直孝固守精倉以胥後命安藤重次石川正
次監之治長積薪草以族焉趣迨是時池田利隆自
尼崎望大坂烟起進濟于神崎要擊敗兵多獲首虜
毛利秀元率舟師至橋涉遂前斬首三百餘級加藤
明成亦至川口斬首百餘級石川忠統及宗極忠高

高知自高槻至與敵戰于備前鳴破之松平乘壽自
杜口至金赤可重自岸和田至各獲首虜是役也敵
不城守悉賦遠出野戰兩日而決故遠裔諸侯師多
不達夷亦無後期之咎也大坂記 初 宮令諸軍曰
合圍之日當開天滿一路於是城中老樺庶賤脫走
得全者亦多越八日平明正純造糶倉驗其
實乃遣加々八直澄命治長上倉中名簿因言秀賴雖
罪大勅從寬典真于高野給浚氏以粟萬斛年少暫
御及諸姬侍婢如舊聽命而入既而出曰孤兒寡婦
荷再造之慈當趨拜命但城地燒殘膏血流離而萬

衆屬目於我母子義不忍跌涉請給二肩輿使者以
告直孝之二猜其詐偽乃使報之曰軍中唯有一
秀賴請騎而出往復不果直孝私重信曰太公之慈
仁也勢至此猶欲相全焉是貽禍根也事今在呼吸
之間不如除之乃令銳手放二丸於倉中速水特之
呼曰事不諧矣浚君秀賴皆自裁治長時之勝永等
二十五人饗庭大藏等女尼七人殉之倉中火起豐
臣氏亡時日亭午 宮俄命駕赴京師途謂左右曰
若斯大戰之後大雨必降矣教從馳駕初天晴煌々
至杜口四面雲蔽南風暴興雨驟降過浚子三右衛

門者奉兩皮夜二更達二條城皇昌單騎抵城門而

呼守者不應迴由其父勝皇所固備而入闕門而迎

駕德川記元寬日記橫田寬書逸史六月十五日

宮朝參街年譜表仇之久伶人分散朝章廢缺 宮

勞徠有日復復先職厚饒廩以隸業舊樂因脩舉逸史

二十七日命萬于二條公卿諸侯觀焉有萬歲樂

延喜樂蘭陵王入陣曲七德舞豹鉞拔頭還城樂樂名

樂名或以為太平象逸史口御年譜作閏六月二十七日

家故實書於 台德公御年譜本多正信請撤豐國祠

廟 宮不肯曰是事体匪輕廢置當由宸斷尔乃与

公卿諸司議以奏請為逸史七月朔觀申樂于二條城

御年譜詔停豐國廟号削其祀典徙塑像于方廣寺棟

宇不修任其頽廢逸史 宮命林道春等批貞永建武

二式作新式是月頒庶官暨侯國其略曰 天子修

習文學曰親王班三公下曰清華大臣辭表之後可

列諸親王之次曰雖為攝祿非其器不任三府曰當

器之人雖老不上攝衡三公之辭表曰魚嗣者可扶

同姓曰武臣官階為文臣見任之負外曰改元年号

可用吉字選定迄習礼既熟則可遵前規曰毋混礼

服曰諸家昇進且准舊例曰遠戾闕白傳奏奉行職

事命者處刑曰考定罪輕重批名例律曰攝家內跡
斑親王內跡之下前官大臣必斑其下曰僧正院室
批前規曰內跡院室任叙遵前例曰紫衣寺院住職
選碩德可汲引之曰上人号選碩德差別正權有濫
競望者處流刑○按東遷基業作以上十又曰文武
之道不可不兼修曰舉賢扶能獎勸良善曰諸侯會
同以時駟從有箴曰上下有服曰去奢尚儉曰諸士
陪臣騎而毋墮但老疾星卜不在制限曰毋私昏曰
毋私修城壁曰毋荒酒色事賭博曰毋死其死曰毋
萃連逃曰毋見知有罪而不告曰使國人士着毋修移

易出入政事錄東遷基業並作七月七日八月二十
三日本多正純傳此十三條于諸侯多如江府御年譜二
十一日狩于戶田經歷河越忍岩槻越谷茗西千葉
東金船橋等諸處御年譜二十七日入江府御年譜十二月還
到三鴻觀泉頭地預卜定老休地而還駿府政事錄
坂日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薨于田中遺疾御年譜大
記寬御年譜大二十四日至自菟御年譜大二月台德公兼行
到駿府親侍湯藥衣不解帶大坂日二十二日未刻
天邊陰雷電震動暴風折屋增神德三月十七日
朝廷使權大納言藤原兼勝藤原實休至駿府就拜

宣為太政大臣 御年譜 二十七日 力疾具冠服拜詔

御年譜 大坂日記 四月 宮自度不起命卻望葉悉標嬪御

婦女曰若等勿復入焉 史十四日 悉召列侯候向者

諭之曰余既且暮之人已然身幸致泰平右府服大

政亦已有年不復以身後為念但余歿之後若右府

失道海內離心則侯氏膺命者其代執大政天下非

一人之天 下 余胡憾於地下今且就封以俟後命乃厚

賜遣之列侯皆誓賴嗷歆而罷初列侯皆謂有如

不諱必拘留積年不得輒就封於是皆服其大度 御

大坂日記 謂 台德公曰予已告諸侯以興廢之道汝

記逸史

其留心政事善保國家以建守成之業召 大猷公

諫復以繼述之義持滿之方遂召尾駿水三公子曰

女等善事右府唯命之從又召其傅臣成瀨正成安

藤直次中山信吉勅以傳導 言行錄 十七日 宮薨

於駿府城 御年譜 德川日記 柳 歲七十五 御年譜 遺命

定 于久能山 德川日記 御選 天使致吊郵典極隆南龍

公子賴宣就建廟 史謚曰安國院 殿德蓮社崇譽

道和居士 德川傳記 元寬日記 初神原聖久承父職護久能

宮寵之兼列誓御及疾病命益祿千石謂之曰予當

坐於久能汝其享祀莫卒枕其膝以至絕 台德公

因令照久為宗祝神原家是歲十月改卜廟祧

域于下野二荒山矣日光山也德川傳元和三年二

月日光山廟成二十一日詔賜廟号東照大權現

御年譜傳記三月九日贈正一位御年譜十五日遷

神靈於日光山御年譜大四月台德公詣日光國

真錄八日改葬于新堂御年譜十六日遷于新廟

天使蒞事新制祀典儀文隆盛四日而畢御年譜

寬永中 大猷公大修廟宇窮極壯麗宗藩巨邦各

效華飾海外諸國或獻金石彝器以銘鴻業頌太平

云逸史正保二年十一月三日詔賜宮号皇代記事正

保三年四月祭祀 朝廷遣使奉幣立為永典皇代

宮天縱英明克文克武夙齡居尊弘攘奪之世進退

應度性寬仁敦厚而器度宏遠好涉經史細繹時務

齒愈高而德日躋其豐功偉烈屢出於古先良王之

右家國本末人事鉅細莫不通曉諳練雖燕衎之談

卒處之語往往足垂訓于後昆武德大成初拘于尾

張或彩籠南小禽名黑鶉名松遺老物詔以獻為巧作百鳥

声辞而卻之左右請其故 言曰吉甫之小巧者無

大智多藝者無逸技此禽好傲定声必不能自鳴者

不足貴也甫者吐舌道奇記 逸在駿河邦俗每歲端

道奇記

逸在駿河邦俗每歲端

午日作石戰戲名菖蒲切合觀者分黨助勢 宮甫
十歲騎奴肩觀之安西街一隊百許人對之者僅三
十人奴將赴衆 逸史作一隊三百
餘人其一半之云 宮曰寡者必勝
矣該就寡奴曰君未識衆者勝矣乃赴衆追戰起寡
設伏大破衆多 宮叩奴頭顱曰吾不謂乎吾不謂
手 若開夜言行
錄 甲陽軍鑑
○逸史云人爭赴衆 宮命奴就寡奴異而問之
宮曰衆者恃勢其心不一寡者惕而專力其得勝
必矣果如其言今川義元聞之嘆曰將門出將猶
信○武德編年集成作時 宮十二歲云

宮幼時適遙大谷邑獵獸古鳥入大祥寺見鶴數十
于庭寺 宮請得一鶴住持答曰君倘欲之請盡數
奉之搔荒菜圃每患之難奈自育耳 宮曰住持不
食卵邪後年在駁召住持僧賜食田壤焉 夜語言
行錄 嘗
曰世祿良法也不特將其先世功勳賢之子不肖乎
不肖之子又或賢卽以一不肖棄之則其子孫之賢
亦可惜矣又曰寵任失人其害尤大矣高師直驕侈
無怨於尊氏者亦叫石治部茲曲無憾於大岡者成
誰古今同轍又曰人且慎始雖叛逆之徒當初何處
仇視其君子但侈於敗度禍殃將至措身無地故無

所不至皆由不慎始也又曰夫一心之理貫通乎天
地天地之道歸宿乎一心人之操心可不慎哉命之
倚短身之榮辱國之興廢世之治亂亦皆決于此又
曰畫志德惟善政之在養我終身誦之又曰政治之
要在得人矣患不知人孔聖明規然欲知之必先
祛我心之妄憎偏私然後可矣又曰我聞之無求備
於一人善夫鷹隼冲天鸕鷀沒水各効其能豈容相
兼邪又曰君相操心以子育萬姓君如父相如母
又曰文莫辟如金銀雖人望而知其貴不知鉄之用
多矣如深嗜翫金銀則却為禍害之媒詰多金屬雖

貴落眼翳武事辟如鉄耕穫炊烹必資于此人祖以
為常不識其為大宝鎮敵之器鉄以為重矣如武夫
以道則解其斂帶扇也洪家手録又曰天下辟如一
屋舍夫源平藤橘四氏也三公及內府乃四隅柱
根也諺稱透棟柱曰大將柱是如是大將柱傾朽則
一屋不完矣是故大將進止最重任也曰老言行不
正則四隅亦不齊矣萬民久墮炭徒以荒暴掠略為
武事欺人自慢拒諫遂不免自凶矣世屬泰平則文
武相混君臣易位各遺其業是凶國之兆也故有元
享知礼之宗今古其例不為欺矣迨余後世莫登庸

疎武者也手錄嘗欲道阿倍川水於駿府城中以造
園池吏按量水路建榜宮出狩觀水路貫一小寺
院境內弗憚左右曰賜代地則何不可之有宮曰
為余一人遊觀遷在東佛地於空處予酷弗善也除
寺地而通則為焉手錄言又曰為人上者九而不下
則衆心阻隔萬事壅塞俯而就之則群下親附百度
亨通史又嘗謂侍臣曰尔曹欲保家安身乎我有五
字訣七字訣請問五字訣曰守惠遠義那伯七字訣
曰義乃保止乎志礼御遺訓又曰余每以恩酌讎為
務御遺訓又曰武將有三宝農工商是也以王法軍

法加之則天下治亂之洪基也夫王法者乃王者之
業而聖教之道也軍法則武將之業而謂不遺治亂
也錄言行其疾革也謂台德公曰我歿則右府視天
下為如何對曰復且亂曰善哉事大了矣蓋謂之亂
者有其治也又謂大猷公曰治天下之要唯一字
曰慈女且銘心勿忘手錄或音旨中倫雋永有餘者
大率此類也宮有十一子公女長信康次秀
康次台德公次忠吉次信吉次忠輝各有傳次杉
千代慶長四年正月次仙千代甫七歲平岩親吉
養之慶長七年二月或作三月次義直次賴宣次賴房

亦皆有傳長女適粵平信昌次適池田輝政次適淺
野長茂次松姬慶長三年夫李市姬約昏於伊達忠
宗慶長十五年未嫁夫 三松傳柳
善譜略

野史卷五十五終

